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一

書

代諭淮西書

某月日山南東道節度兼申光蔡等州招撫使檢校司空嚴某致書前彰義軍兵馬使吳侍御及淮西將士官吏申光蔡等州百姓等奉十月十九日詔書以其充申光蔡招撫使某月日遣使齎勅送付界首布告訖某頃鎮太原與吳侍御伯父相國公同受恩寄交間歲時歡好不絕僅十餘年可謂至矣及吳侍御先尚書繼當寵命某又領鎮荆南前好復修欵密如舊弔喪問疾禮無

不時亦可謂勤矣某於吳侍御伯父先父既等夷於吳侍御實丈人行固已私矣况朝廷以吳侍御以喪擾惑迷誤詔旨欲思致訓未忍加兵仍以某爲招撫之使是吳尚書之嗣旣絕而由某有復聯之望捧詔以來夙夜憂歎不任憐痛之懷某欲上徵古類恐引論不剛切爲諸公以近事灼然在耳目者言之今吳侍御棄喪背禮捨父干君誘聚師徒希求爵位者豈不以貞元末年天下方鎮物故徃徃依憑衆請而得者十恒二三以此爲自偷之證耶甚不然也德宗皇帝御天下日久春秋高理務便安不欲生事或謀及卒伍而置師長蓋一時之

權也今天子二十八卽皇帝位控一海內臣妾夷狄赫然呈威熏灼白日初楊惠琳劉闢李錡猶守故態謂朝廷未卽誅擒曾不知逾月之間皆頭懸藁街腰斬都市此諸公之所聞見也自是蠻夷懾竄戎臣震惕相與奔走朝闕之不暇今廟堂之上命將擇帥容易於卿長卽吳侍御希求非望之志安得復行於今日哉此衆不可憑位不可取之剛驗也今吳侍御蓄聚糗糧繕完城壘偷侵縣邑不自危亡者豈不以貞元中吳相國爲讒邪所鬪錯誤朝章韓太保率衆奉詞而吳相國終以宥免又以此爲自偷之證耶又不然也日者謀議之臣筭

畫不審韓太保行陣之將耳總統非所長而又徵天下
烏合之衆以授之是以遷延進退不時成功然猶吳相
國悔過乞降深自咎責朝廷多之僅乃全活且吳相國
躬服節儉衣食與士卒同蓄貨力耕向三十載然後粗
能支一戰耳今吳尚書馭衆日淺吳侍御年位俱卑諸
將之在下者皆怏怏苟容非有威懷信服之志百姓日
感賦斂月加天兵四臨耕織盡廢竊聞壯者劫而爲兵
老弱妻孥吞聲於道路而欲以吳相國三十年拊循積
聚之力爲自比甚相懸矣况國家命全軍之將用不竭
之資烏尚書董懷汝之師李尚書舉陳許之衆柳中丞

以鄂之全軍軍於安陸令狐中丞以淮南之銳旅屯於
壽春某以襄陽之勁卒數萬集於唐而又益之以魏博
之驍騎江陵之強弩以攻則彼有壓卵之危以守則我
無出疆之費用三州之賦敵天下四海之饒以一旅之
師抗天下無窮之衆雖妾婦駭孩猶知笑之而况於義
夫壯士哉若聖天子推含垢之化圖不戰之功使環而
守之塞其飛走則男不得耕女不得織鹽茗之路絕倉
廩之積空不三數月求諸公於枯魚之肆矣儻或神筭
風驅天威電激使齊攻四面各裂一隅彼若聚而待之
則自窮分而應之則不足東抗則西入南備則北侵腹

肯受攻首尾皆畏赤族之刑既迫輿觀之計方施則固
難期於曩時之宥免矣此又力不可支勢不可久之剛
驗也今吳侍御厚利買交嚴刑劫質謂王師可敵謂已
衆不離者豈不以大將李義等言其約重許與死生之
爲耶又不然也夫李錡據吳楚之雄兼權管之利選才
養士向十五年獨以張子良爲腹心不貳之將故授以
銳健先鋒之兵又以裴行立爲骨肉不欺之親故授以
敢死酬恩之卒然而一朝遷延王命稱疾不朝子良朝
倒戈以攻於外而行立夕縱火以應於內錡則戮死而
張裴甚榮此又諸公之所聞見也劉闢乘韋令饒衍之

後廩藏穀帛以億萬計啖養士卒憑恃阻固以仇良輔
有樸厚不搖之心是以成其要害而授之兵然而天兵
一麾因壘來下席卷餘孽巴蜀大定關則戮死而良輔
甚榮此又諸公之所聞見也盧從史內蘊私邪外張威
武熒惑天聽逗留王師以烏尚書有委用親信之恩故
授之以爪牙衛已之衆然而睿畧潛施元凶就執烏尚
書清壘整旅以俟命從史放死而尚書甚榮此又諸公
之所見聞也此數君子者豈受利不厚而誓約不明哉
蓋逆順之理殊而子孫之禍大也且田太保李安藉累
代繼襲之勢身沒之後胤子不肖將卒聚謀而請之天

子天子嘉其忠而與之賚百萬之財以贍軍復三年之賦以勵俗輟郎署之英以榮其賓介而坐專席操郡國者又相繼彼魏博三軍之士豈獨不受恩於田氏父子耶蓋苦其束縛禁閉終日以城門爲戰場思復泰然游泳於王澤耳今國家用烏尚書爲重鎮所以警諸將囚縛受賞之功用仇大夫爲先驅所以勵三軍去邪附正之機柰何吳侍御碎六尺之軀爲李義輩求福之費絕公侯之嗣爲淮西軍受賞之資其爲人謀也則厚矣自謀何薄哉此又將不可恃而兵不可保之明驗也今

天子垂惻隱之詔建招撫之名吳侍御若束身歸朝將吏等繼踵向闕縱不得與烏尚書張金吾分封並位受立功之賞獨不得與田懷諫命服趨朝奉先人之家嗣耶且張伯靖五溪之蠻隸耳聚徒殺人爲惡甚大聖上憐其愚詔某招致之而猶據戎行之右職忝佐郡之清員豈獨於吳侍御洎淮西之將吏而阻其自新之路哉諺曰天不可違又曰時不可失書至之日善自圖之如或違天失時寢而不報則王師進擊於外義士潛謀於中身首之戮指期肘腋之危坐見異日爲天下戮笑而李義等伐封侯之利豈不大哀哉戎事方殷未獲周盡

感念平昔興然動懷

上門下裴相公書

昔者相公之掾洛也穢獲陪侍道途不以妄庸語及章句則固竊聞閣下以文皇初起居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上爲至戒矣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閣下卽周公東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廢况今四邸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餘沴束身之款未堅則閣下推食握髮之意可遽移之於高枕擊鍾之逸乎且夫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饑者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穢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閣下

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爲人也堅辨清淨號爲名流及其爲相也構致羣材使棟梁榱桷咸適其用人頗隘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所愛吝是以秉政不累月閣下自外寮爲起居郎韋相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邕幕爲御史李西川自饒州爲雜端密勿建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簡州勲及穢等拔於疑礙置之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已之巨敵引協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姦無蹊隧而政有根本矣及山東沴作上以兵事咨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蓋兼善精微之士素熟於心曾

而泛駕乘桴之才未嘗校量於左右也比於閣下今日之雄材大畧爲短矣然而卽世之後雖無李嚴廖立之恩而十年之內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方鮑叔之功斯不細矣昨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內蘊深謀外排羣議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爲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勲旣建王化方行亦常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愚思之欲人之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援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爲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恩哉何謂援拯而竭誠某又不敢移之於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乎向使元和之一年爲拾遺二年爲補闕不三四年爲員外又三四年爲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其隳肝瀝膽同廝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爲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舒其胝孿置之趨走者又安敢愛氣力吝心髓於和扁耶是猶龜鼉之有泉鳥鳥之有林何嘗媿於水木苟或繫而籠之鏤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啁啾顧慕以報之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閣下

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窒閣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爲抵忌對上以河南縣尉非貶官爲說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其終老於窮賤固其宜也儻閣下復三二年遲迴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煌煌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矣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策於上前排未亡之疑於衆口哉今天下能不有萬一於閣下之才畧而猶跼足帖脅私自憐愛其志力哉况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爲天特降含垢棄瑕之書且授隨才任能之柄於閣下閣下若能蕩滌瘴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饑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辱以能見忌者騁力於通衢上以副陛下咸與惟新之懷次有以廣閣下好善救人之道從使千百年外謂閣下與裴兵部爲交相短長亦足爲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闡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閣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以閣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微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寰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渙汗之條目則盡難某雖至愚未敢然也某自十年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朋舊尚不敢陳盡其情豈不知干

元集 卷三十一
宰相有不測之罪耶孰自計之與其瘡死蠻夷自題不
遇之勝比夫塵穢尊重伏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
緘獻鄙誠翹企刑書不敢逃讓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二

表奏 有序

劉秩云奏不可削予以爲有可得而削之者有不可得
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慾君有之則譽歸於上臣專之
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讓也非道也經制度剛利害
區邪正辨嫌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
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憲宗新卽位臣下未
有以言刮視聽者予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是獻
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爲裴度李正辭韋纁
訟所言當行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

大惡之不一月出為河南尉後累歲補侍御史使東川
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
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

詳三十料
七卷

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為節度使貪墨過礪
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
資過其稱權薪盜賦無不為仍為礪密狀不當得醜謚
予自東川而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外莅東都臺天
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百司皆牢獄有裁接吏械人
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絕百司專禁錮
河南尉判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帥死於軍徐帥郵

傳其樞樞至洛其下歐詬主郵吏予命吏徙樞於外不
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
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為養子
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商錢且千萬滑
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八百朝廷饋東師主計者誤
命牛車四千三十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
奏皆止之貞元以來不慣用文法內外寵臣皆喑鳴會
河南尹房式詐諛事發奏攝之前所喑鳴者皆叫噪宰
相素以劾判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為
膳部員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

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爲給舍他相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邊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省中語召入禁司且欲亟任爲宰相是時裴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擁兵不欲校曲直出予爲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命予與裴俱宰相復有購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鞫之復無狀然而裴與予以故俱罷相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謫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有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於陳情辨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也其餘郡縣之請奏賀慶之常禮因亦附之於件目始教本書至爲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七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

元集 卷三十一
獻事表

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啟之而已
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
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疎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
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
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
參籌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
人君卽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
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苟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
之君子望風而悅曰彼之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
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竦利而言曰
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可也由是天
下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下之志霈然而通
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
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其
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
夫進計者入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
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言遜
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
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由是進見者革

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
朝廷之情不得聞也而况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遠乎故
曰聾聵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
視聽爾此而不亂其可得哉昔太宗文皇帝初卽位時
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持諫於上文
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事者惟懼乎言不
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
爲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
之人言得失於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
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下

也且夫樂全安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
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
順從而怒者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
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
重而奉已之事微思爲千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爲
後嗣者其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累聖
傳序於今垂二百年矣莫不率由斯道致俗和平况陛
下以上聖之資紹復前統卽位之日天下惟新罪叔文
之徒而凶邪之黨散無遺林之首而悖亂之氣消發承
光之詐而假威之孽除反雋服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

餘濬瑕穢流薄賦恤人賜帛青年旌閭孝悌修廢學建
義倉莫不由被疎私羣于有截斯皆陛下上法堯舜近
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豈臣庸劣一二能明然
而下臣竊復孜孜咄咄有所未決者獨以陛下卽位已
來旣周歲矣下辟卿士至于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
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
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
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寃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察之
意者若臣等備位諫列名爲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召
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
否哉供奉官尚爾又况於疎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登
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六以諫鼓匭函
爲虛器謂拾遺補闕爲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
弘深勵精求理豈或入而不出言而不用哉蓋羣下因
循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召承顧問
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敷不及俄頃問議天下之
事臣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寵光之暇又安暇陳理亂
議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見言簿書之出入
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置牙齒間臣竊惟陛下以
景命惟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當貞觀致理之後

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薦至獻可替
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
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
若臣稹者稟性駑鈍昧然無識然以當陛下臨御之始
首陛下策賢之科擢授諫司恩萬常品若復默默與在
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常品矣輒敢冒昧殊死
件奏十事於後一曰教太子以崇邦本二曰任諸王以
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
五曰無時召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聰
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躬親八曰許方幅糾彈以儆
姦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絕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
防銜蹶凡此十者設使言之而是是而見用非臣之福
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
亦臣之願也

必加然後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爲非者罪必及然後下
不敢用其私此先王所以不令而人從不言而人信豈
異事哉率是道也今陛下如綸之令朝降反汗之詔夕
施紛紛紜紜無所歸咎臣竊恐陛下之令未能取信於
朝廷而况於取信天下乎臣伏願陛下徵舉者之詞察
追者之請若舉者之詞直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若
追之者理勝則舉而授之者不得無辜賞罰是非所宜
明當况陛下肇臨黎庶教化惟新誥令之間四方所仰
小有得失天下必聞臣實庸愚謬居諫列職當言責不
可偷安苟有所裨萬死無恨無任愚迫懇款之至

論諫職表

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而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
無虛授下不隱情臣竊觀今之備位素餐不行其職者
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王珪魏徵爲諫官文
皇雖寤游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
言則王魏善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
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
猶以爲視聽之未廣也因命三品已上入議軍國大政
必遣諫官一員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司股肱耳目
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子之恩焉有朋友之歡焉

是以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乎蓋擁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諍臣矣近之司諫諍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纍纍而已且臣聞之諫官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已來正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誥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臣思之君臣之論論列是非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

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况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奏一對執一見思欲收絲綸之詔迴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媿且陛下若以為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參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立之於朝苟以為務廣聰明稍關理道又不當屏棄疎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候對召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可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諳理塵黷聖聰則臣

自寘刑書以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以甘心也無任懇
款發憤効職忘軀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奉表以聞

論討賊表

臣伏見賊闢有不庭之罪陛下尚覆露以待之此誠陛下
下罪已泣辜之仁也微臣何足以識之哉然臣聞之天
之所以爲天者以其能化物也物之性不一故天之道
有和煦震曜之異焉始其生也動之以幽伏被之以春
陽扇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雨則百果草木之柔者順者
油然而生矣及夫勾曲角觝堅本頑心凝者滯者幽者
蟄者扇之以和煦而不出潤之以膏雨而不滋則必迅
之以雷霆曜之以威赫然後頑滯之心改幽蟄之氣宣
豈天之道仁於彼而厲於此乎化與不化之異也是以
蚩尤之亂作黃帝鑄五兵以殺絕之共工之行惡虞舜
揭五刑以放死之豈不欲夢華胥舞干羽而躋之於仁
壽哉蓋不可化也及夫舞干而適至因壘而來歸此又
物之可化者也豈黃帝虞舜文王之德有優劣哉蓋蚩
尤共工苗人崇人罪有深淺也今陛下法天之德與物
爲春凡在生成孰不柔茂而萑爾微醜天將棄之寘蟲
賊於其心假螻蟻以爲聚忠臣孝子思得食其肉而快
其心久矣陛下猶聳之以名爵導之以訓誥崇之以寵

元集 卷三十三 四
章而不至假之以旄鉞而益驕戕賊我忠貞損污我仁
義人人不勝其憤有司不忍其威是以違陛下匿瑕含
垢之仁順皇天震曜殺戮之用此誠天下人人快憤激
忠之日也陛下猶思因壘以降之舞干以化之善則善
矣其如天下之憤何其如天下之憤何臣願陛下可有
可之奏法皇天之威與公卿大臣議斬叛弔人之師以
快天下人人之憤實天下幸甚微臣無任懇悃嫉惡之
至

論西戎表

蒙恩顧問竊見陛下患戎之意深矣自貞元以來國家
所以甘億兆之費於塞下蓋以犬戎有侵軼之患而邊
人思守禦之利也然而河湟之地日削田萊之業日空
塞下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熾若此非他不得備之之
術也且臣聞之君之命帥帥之命將將之使卒猶心之
使臂臂之使指然後敵可擒而軍可制也今之屯戍者
則不然衆其城堡異其師長獲一馬則圖功虜一戎則
告捷至於屠縣道掠萬人則曰力弱不足以應敵援寡
不足以摧凶苟謹閒繕完不失其守者則朝廷議賞之
不給又孰肯摧鋒刃冒殊死而出入於係虜哉此又非
他衆分力散而責師之刑無所加也而又加之以爲農

者不教戰屯聚者不兼農。入至則卒伍被甲而乘城野人空拳以應敵此又耕戰之術不修而屯聚之方太逸也。今夫邠岐汧隴之地皆后稷公劉之所理也。土宜植物人務稼穡陛下誠能使本道節制廣於荒隙大建屯田塞下諸軍除使令守防之外一切出之於野限人名田復其租入然後因其阡陌制之間井因其卒伍樹之師長固其塋塹以備不虞犬戎適至則有連阡接畛之兵戎騎纔歸則復耰鋤獲耨之事若此則曩時之聚食者盡歸之於服勤之農矣。前此之係虜者盡化爲守禦之兵矣。三五年間塞下有相因之粟邊人無侵軼之虞陛下又董之以良帥威之以必刑則彼瑣瑣之戎陛下將署其君長征其牛羊奴虜以擒之可也。螻蟻以攘之可也。又何必詢王恢使蘇武用晁錯訪婁敬而後復河湟稱卽敘哉。此備戎之大略也。方今猶有急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善奕棋者將劫其棋必固其羸是以敵可殺而地不危。今庸蜀有犬吠之驚南蠻絕貢誠之路陛下又輟邊將以統問罪之師脫或蜂蠆相完尚稽天討兵連不解綿夏涉秋則犬戎乘豐啟心之日也。陛下其圖之。臣無任懇款憂邊之至。

同州刺史謝上表

臣罪重責輕憂惶失據慮為臺府迫逐不敢徘徊闕庭
便自朝堂匍匐進發謹以今月九日到州上訖臣某辜
負聖朝辱累恩獎便合自求死所豈宜尚忝官榮誠恐
誠慙死罪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
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隣
里兒稚有父兄為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
臣親為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自是苦心為文夙
夜強學年二十四登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
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為學至於升朝無朋友為臣吹噓
無親黨為臣援庇莫非苦已實不因人獨立成性遂無

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延英旋為宰
相所憎貶臣河南縣尉及為監察御史又不敢規避專
心糾繩復為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江陵
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
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多是臣初登
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遺闕愚臣既不
能低心曲就輩流亦以望風怒臣不料陛下天聽過卑
知臣薄藝朱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緋宰相惡臣不
出其門由是百計侵毀陛下察臣無罪寵獎逾深召臣
面授舍人遣充承旨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生人之

榮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照臨彌加保任意排羣議擢備台司臣忝有肺肝豈並尋常宰相况當行管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下軫念之言微臣恨不身先士卒所以問計策遣于友朋等救解深州蓋欲上副聖情豈是別懷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黷聖聰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亦了便擬殺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在薄貶同州雖違咫尺之顏不遠郊畿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遣他人商量乍可與臣遠處藩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庭臣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顏便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竟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臣實制淚不得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天城鍾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原臣某無任自恨自慙攀戀聖慈之至然臣一日未死亦合有所陳論或聞党項小有動搖臣今謹具手疏陳奏伏望恕臣死罪特留聖覽臣此表并臣手疏並請留中不出手疏今在論邊事卷謹遣某官某乙奉表謝罪以聞

賀汴州誅李峇表

臣某言伏見逆賊李峇已就誅夷韓克入汴州訖一方

既定率土無虞凡在臣僚實增欣抃臣某 中賀 伏以汴
州抱吳楚之津梁據咽喉之要地將驕卒悍易動難安
急攻則越逸是憂緩取則遷延易變自非陛下盡排群
議獨斷宸衷外委將臣內敷睿筭風行號令天助機謀
則何以斬此鯨鯢破茲梟鏡臣摧凶志切受國恩深仰
荷威靈倍萬常品限以符守不敢稱慶闕庭無任踴躍
屏營之至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三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四

表狀

賀聖體平復御紫宸殿受朝賀表

臣聞兩耀有晦明所以成其不已四瀆有盈縮所以
其不竭不有燎火無以辨玉質不有霜霰無以見松
是以軒轅神倦然後夢華胥之游秦穆疾寐然後享鈞
天之樂堯以癰瘡而為聖禹以胼胝而稱功斯皆因疾
成妍以勞逢福非臣臆度敢進瞽言昨者聖體不安纒
經累日穆卜罔害勿藥有瘳此所以表北極之長尊配
南山而永固者也况日臨黃道萬物皆榮帝御紫宸于

元集 卷三十四
官畢賀臣以守符外郡不獲稱慶闕庭空懷鼓舞之心
有阻賡歌之末無任跳躍歡忻瞻望徘徊之至

代李中丞謝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九日制授臣御史中丞寵秩踰
涯心竟戰越臣某中謝臣生值聖時陰分天屬雖牽絲
入仕或因瑣碎之文而執簡當朝實由睦族而致頃以
修驚氣直屢棄遐荒陛下擢自遠藩任兼臺閣夙夜循
省効報無階誰謂天眷曲臨過蒙獎拔坐令專席位忝
中司固當陳乞於天安敢叨榮於已如或綸言既降丹
慊莫從則當破柱求姦碎首請事死而後已義不苟然

增日月之末光答天地之殊造無任

為嚴司空謝招討使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伏奉今月十九日勅以臣兼充申

光蔡等州招撫使并賜臣手詔兩道天光下濟聖澤逾

深捧詔慙惶心竟戰越臣某中謝伏以陛下威加四海

德被萬方下蜀劉無束馬之勞平吳李但斬鯨而已百

蠻述職九有懷仁凡在生成孰不柔茂而蕞爾元濟天

將勦除寘蝨賊於其心假螻蟻以為聚父死不葬王命

未臨擅脅師徒偷侵縣道此誠仁人孝子決憤激忠之

日也陛下尚先含垢未忍加誅曲示綏懷俾臣招撫臣

誠雖懇到性本孱愚任重憂深驚惶失據然以苗心可
化舞方興仰荷威靈冀其柔服臣即日與隣道訂會
奉宣詔旨誘諭頑凶威愛並施使之來格如或尚驅梟
鏡不襲椒蘭臣則誓死剪除俾無遺孽其歸投百姓等
臣並准詔別加優卹置在安全仰副聖情不令驚擾臣
先奉恩詔令臣發赴唐州不獲奔走伏謝闕庭無任恐
懼之至

賀誅吳元濟表

臣聞拯遺阡於溝瀆非聖不能掃餘沴以雪
可日者神棄申蔡蓄爲汗渚五十年間三后

元濟繼爲凶妖謂君命可逃謂父死爲利陛下凝茲睿
筭取彼凶殘不越殷宗之期遂勦淮夷之命威動區宇
道光祖宗凡在生成孰不歡忭臣忝官藩翰率舞闕庭
瞻望徘徊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爲蕭相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授臣某官恩加望外寵過憂深竊
息驚翔手足失墜臣某

中謝

臣猥以凡才謬居重任當

陛下惟新之始辱陛下爰立之恩有累樞衡無裨衮職
外致匈奴之哂內失蒼生之心推換炎涼因循聖澤妨
塞賢路塵忝台階自顧疲驂方求息駕豈謂陛下特迓

宸鑒曲用朽才再提腹背之毛重委股肱之地夫孤人
望獨簡帝心豈君父恩深莫知其惡而駑駘力竭何以
自安豈敢退而生全實願求其死所伏望再移天眷重
選時英特回加膝之恩別受沃心之相全陛下始終之
道成微臣生死之榮無任懇迫慙惶之至

為蕭相謝追贈祖父祖妣亡父表

恩波下濟澤被窮泉天眷旁臨日聞幽窆臣某
相臣父或勲或賢義著族姻名書國籍逮臣不肖有累
前人妄繼玄成之官實媿仲弓之德自陛下遣臣待罪
相不能有以匡逮聖明齷齪知慙屏營失據常恐孔

金鼎折足可期于啟閭門構堂無所豈謂偶逢昌運
幸沐殊私赦臣致寇之辜念臣積善之本追崇祖禰錫
命官封子道有光升卿之言果驗孫謀表慶令伯之報
方申海嶽恩深消埃効淺彷徨自顧跼蹐何安無任感
德忘軀之至

遷廟議狀

謹案禮官以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神主升祔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神主為代數當遷之廟議
者云中宗復辟音關中興當為百代不遷之廟臺省官等
又議云則天為居攝則中宗非中興不得為不遷之廟

以愚所裁皆非得禮之中案禮官與臺省官等議但以爲中宗非中興故不得爲不遷之宗曾不知雖實爲中興亦不得爲不遷之廟何則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謂始有功者爲祖始有德者爲宗非謂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爲祖宗也禮緯云唐虞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爲五夏不立太祖之廟四廟而已至後代以禹爲宗亦立五廟其餘仲康復厥位少康代寒浞豈非嗣夏中興哉並無祖宗之號至殷以契爲始祖初立五廟後代以湯爲宗遂立六廟太戊武丁之徒雖有中宗高宗之名蓋子孫加之懿號而已亦無不祧之說周人以後稷爲始祖後代又祖文王爲宗武王遂立七廟唐虞夏殷周雖立廟之數不同其實親親之廟皆以四爲准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蓋后稷文武三廟爲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爲祧廟故周禮守祧注云先公之祧祔于后稷之廟先王之祧祔于文武之廟若以爲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爲不遷之廟則成康刑措宣王中興平王東周之始王並無不祧之說豈非有功有德哉蓋以爲七廟之數既定若親盡之廟不毀則親親之昭穆無所設矣故不得不祧耳至漢承秦滅學之後諸儒不通大義匡衡貢禹之徒遂建議云高帝爲太祖孝

文爲太宗孝武爲代宗孝宣爲中宗惠景已下爲遷廟
適值漢祚不永昭成已降德不逮于四君向若漢有八
百之祚繼德之君有若孝文孝武者七人盡爲不遷之
廟豈可後代遂不祀其祖禰哉不經之言孰甚於此又
有以七廟之外別立祖宗之廟爲說者以理推之尤爲
不可假如聖朝以景皇帝爲太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
帝爲高祖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爲太宗別立昭穆之
廟六合不遷之廟爲九蓋以爲積厚者流澤廣故以增
親親之廟六矣夫傳無窮者爲萬代計國家以聖生聖
以剛繼剛無非有德之宗盡爲有功之祖則百祖千宗
豈居別廟於禮又可乎必若俟其褒貶然後定祧遷則
是臣子有輕議之非萬代無可傳之法考殷周則無據
言情禮則兩乖考古宜今孰云可者曷若削漢朝不經
之說徵殷周可久之文從親盡則遷之常規爲萬代不
朽之定制不易親親之祀終無惑惑之疑誠一王之盛
典也謹議

錢貨議狀

奉進止當今百姓之困衆情所知減稅則國用不充欲
依舊則人困轉甚皆由貨輕錢重徵稅暗加宜令百寮
各陳意見以革其弊右閏正月十七日宰相奉宣進止

如前者臣以爲當今百姓之困其弊數十不獨在於錢
貨徵稅之謂也旣聖問言之又以爲黎庶之重困不在
於賦稅之闇加患在於剝奪之不已錢貨之輕重不在
於議論之不當患在於號令之不行今天下賦稅一法
也厚薄一槩也然而廉能莅之則生息貪愚莅之則敗
傷蓋得人則理之剛驗也豈徵稅暗加之謂乎自嶺已
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峽
大抵用水銀硃砂繒綵巾帽以相市然而前人以之理
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羸又得人則理之
剛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稅已來天下
之財限爲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
以爲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獻以市國恩者有
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鏹滯帛以貽子孫者有高樓廣
榭以熾第宅者彼之俸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此何從
而得之又國家置度支轉運已來一則管鹽以易貨一
則受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月進之名有正至三節之
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且
百姓國家之百姓也貨財國家之貨財也不足則取之
有餘則捨之在我而已又何必授之重柄假之利權徇
後之徼恩成我之怨府哉今陛下初臨億兆首問羣寮

誠能禁藩鎮大臣不時之獻罷度支轉運別進之名絕
賂遺之私節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舉深賊罪之刑精覈
考課之條慎選字人之長若此則不減稅而人安不改
法而人理矣至於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孰矣或更大
錢或放私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毀
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
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
元和以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
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
錢不得加除之榜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
賣鬻積錢不出於墻垣欺濫通行於市井亦未聞鞭一
夫黜一吏賞一告訐壞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
之不至也陛下誠能採古今救弊之方施賞罰必行之
令則聖祖神宗之法制何限前賢後智之議論何窮豈
待愚臣盜竊古人之見自稱革弊之術哉謹錄奏聞伏
聽勅旨

兩省供奉官諫駕幸溫湯狀

今月二十一日車駕欲幸溫湯右臣等伏以駕幸溫湯
始自玄宗皇帝乘開元致理之後當天寶盈羨之秋葺
殿宇於驪山置官曹於昭應警蹕於繚垣之內周行於

馳道之中萬乘齊驅有司盡去無妨朝會不廢戒嚴而
猶物議喧囂財力耗頽數年之外天下蕭然累聖已來
深懲覆轍驪宮圯毀永絕修營官曹盡復於田菜殿宇
半堙於巖谷深林有逸才之獸環山無匡衛之廬陛下
若騎從輕馳則道途無拱辰之備若乘輿稍具則邑縣
有駕肩之憂若帳殿宿張則原野非徼巡之所若鑿車
夕入則門禁失啟閉之時六軍守衛於空宮百吏宴安
於私室忝爲臣子誰不惕然况陛下新御寶圖將行大
典郊天之儀方設謁陵之禮未遑遽有溫泉之行恐失
人神之望臣等謬居榮近冒死上言伏乞特罷宸游曲

面天眷稍待昇平之後别卜游幸之期則云亭之禪可
登崆峒之駕非遠豈必驅馳一往竦駭羣情勝境未周
聖躬徒倦臣等無任懇迫忘軀之至謹詣東上閣門奏
狀以聞伏候勅旨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兩省三十人同狀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五

狀

辨日旁瑞氣狀

今月二日日旁瑞氣

右奉宣某日日上有橫赤氣五色鮮明黃潤日兩邊各有嘉氣內赤外青宰臣稱賀云是五色雲見不知是否者謹按乙巳占有赤氣橫在日上謂之戴其分當有益土進財推戴人君之象又人君當立王侯封建親戚以為福祐之徵竊見其日除王潛郭釗田布等官則陛下凡有舉措盡合天心微臣所引占書悉皆期驗伏請以

戴氣宣付史官不可誤書五色雲見又云青赤短小在日旁謂之珥微曲向日謂之抱珥者纓珥之象天子有喜并有和親之事又當拜將抱者扶抱向就之象隣國臣佐來降天子有喜賀之事子孫之慶臣下忠誠輔主國中歡喜和合今北狄和親西戎通好昨者承元請命其日三將同升萬姓歡呼四方來賀亦可謂陛下凡有舉措盡合天心微臣所引占書悉皆剛驗伏請亦以抱珥宣付史官不可誤書五色雲見以前謹具圖籍所載如右伏以五色慶雲蓋是小瑞戴氣抱珥所謂殊祥宰臣忽遽之間未暇精究其事此皆陛下禮行郊廟誠達神祇展百拜而忘疲入九室而流涕近臣興感上帝垂休克呈捧日之祥以表動天之德微臣同霑侍從別感恩慈方當鼓舞之時恨不叫呼而賀然臣以爲陛下特宜手勅宰臣云今月二日卿等所言日旁五色雲見參驗圖書蓋是戴珥之象此皆祖宗積慶特爾子孫之祥豈冲昧微誠能致昊穹之貺宜令有司擇日告廟上以奉高祖無窮之祐次以報憲宗有截之功誕告華夷並令知悉若此則陛下感通之德已見九霄推讓之風將光萬葉爛然宸翰手勅以示於宰臣煥乎天文撰詔自生於聖旨事超萬古道冠百王伏惟天恩密賜裁察

謝准朱書撰田弘正碑文狀

魏博節度使李愬請與田弘正立德政碑
右臣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勅令臣撰前件碑文者伏以
田弘正首變魏俗彰先帝之睿謀近入鎮州宣陛下之
神武積成忠懇大有勲勞人懷去思願刻金石陛下所
宜外詔台席內委翰林妙選雄文式揚丕績豈謂天光
曲照御札特書猥付微臣實非常例臣頃以特恩拔擢
便欲効死仰酬遂竭愚誠累蒙召對自去年九月已後
橫遭謗毀無因再覩天顏分隨枯朽而凋永絕恩波之
望豈料聖慈長在記憶姓名無人奏請撰碑便自宸衷
宣付微臣忝非木石粗有肺肝空懷感涕之心未獲殺
身之所無任感恩思報鏤骨銘肌之至

謝恩賜告身衣服并借馬狀

忽降天書乍乘雲驥頒衣煥目賁帛盈庭皆非朽陋之
才宜受光揚之賜微臣無任抃躍慙惶之至况臣性本
疎愚素無朋黨去年陛下擢自郎吏命掌書詞非因宰
相奏論特是聖慈超授感恩深切頻獻封章遂遭分外
侵誣不敢保全軀命豈謂恩光轉至渥澤逾深出自宸
衷選居近地便令入院當日召見天顏口勅授官面賜
章服拔令承旨不顧班資近日寵榮無臣此例發言感

泣指日誓心苟無死節之誠願受鬼誅之禍伏奉恩旨
令臣嗣日本司赴上舊例更合中謝伏緣先有疏論邊
事及幽州事宜兼李愿入朝並要面自論奏伏料二十
日入假已後南衙機務稍閒特乞恩許臣中謝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謝賜設狀

臣聞推食之賜用勸勲勞置醴之恩以待賢彥微臣猥
承天眷擢自內庭雨露頻施涓埃莫効陛下載分美祿
特降珍羞空懷滿腹之慙未有沃心之便旣克膚革誓
竭肺肝竊位素餐實非誠願微臣無任感激恩私之至

謝御札狀

御札二十三字

右泰倫重晏至賜臣前件御札其中聖旨云鎮州逆亂
枉害忠良若與元翼鎮州節度使卽是捨賊之門者伏
以睿筭若神聖慈猶父視凶狡之構亂義在克清念台
輔之銜寃期于必報此蓋仁深天地勇過雷霆臣實庸
愚難議窺測况臣謀猷失次罪戾是憂宸翰忽臨天章
煥發舞鳳回翔於懷袖飛龍顧盼於縑緗豈獨傳之子
孫便可鏤于肌骨微臣無任踴躍光榮之至

進田弘正碑文狀

田弘正魏博德政碑文

右前件碑文伏蒙御筆朱書遣臣撰述恩生望外事出宸衷銘鏤骨肌難酬雨露然臣伏以陛下所以令臣與弘正立碑蓋欲遣魏博及鎮州將吏等並知弘正首懷忠義以致功勳臣若苟務文章廣徵經典非唯將吏不會亦恐弘正未詳雖臨四達之衢難記萬人之口臣所以効馬遷史體敘事直書約李斯碑文勒銘稱制使弘正見銘而戒逸將吏觀敘而愛忠不隱實功不爲溢美文雖朴野事頗彰明伏乞天慈特留宸鑒其碑文謹隨狀封進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進詩狀

臣某雜詩十卷

右臣面奉聖旨令臣寫錄雜詩進來者伏惟皇帝陛下學深江海文動星辰乙夜觀書秋風詠賦微臣入院之始學士等盛傳陛下親批賀雨一章體備鸞鳳思含珠玉臣雖不得目覩宸翰臣實竊得心念聖言旣仰燭龍之光難逞聚螢之照欲爲陳獻益自慙惶况臣九歲學詩少經貧賤十年謫宦備極恓惶凡所爲文多因感激故自古風詩至古今樂府稍存寄興頗近謳謠雖無作者之風粗中適人之採自律詩百韻至於兩韻七言或

元集 卷三十五 五
因朋友戲投或以悲歡自遣既無六義皆出一時詞旨
繁蕪倍增慙恐今謹隨狀進呈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進西北邊圖經狀

京西京北圖經四卷

右臣今月二日進京西京北圖一面山川險易細大無
遺猶慮幅尺高低閱覽有煩於睿鑒屋壁施設俯仰頗
勞於聖躬尋於古今同籍之中纂撰京西京北圖經共
成四卷所冀裒席之上歆枕而郡邑可觀游幸之時倚
馬而山川盡在又太和公主下嫁伏恐聖慮念其道迷
臣今具錄天德城已北到回鶻衙帳已來食宿井泉附
於圖經之內并別寫一本與圖經序謹同封進其圖四
卷隨狀進呈

進西北邊圖狀

京西京北州鎮烽戍道路等圖一面

右臣先畫聖唐西極圖三面草本並畢伏候面自奏論
方擬呈進前月十一日於思政殿面奉聖旨云諸家所
進河隴圖勘驗皆有差異并檢尋近日烽鎮城堡不得
令臣所畫稍須精詳伏緣臣先畫西極圖疆界闊遠郡
國繁多若烽鎮館驛盡言卽山川勝帖太密恐煩聖覽
不甚分闡愚臣數日之間別畫一京西京北州鎮烽戍

元集 卷三十三
道路等圖已畢織毫必載尺寸無遺若邊上奏報煙塵
陛下便可坐觀處所若欲驗臣此圖與諸家所進何如
伏乞聖明於南衙及北軍中召取一久任邊將者或於
中使內有經過邊上校熟者宣示其道辨別精粗卽知
愚臣一一皆有依憑不敢妄加增減其聖唐西極圖三
本伏緣經畧意大事須面自陳伏恐次及降誕務繁未
敢進狀候對其京西京北鎮烽戍道路等圖并序謹隨
狀進呈

進雙雞等狀

同州防禦使供進烏鶻并雙雞共四聯

右臣當州元和十五年奉宣令採雙雞五聯各重四斤
頻年採取一聯不獲自臣到州詢問採捕人等皆云二
十年採得一聯雞爾後更不曾採得昨旬日之內併獲
兩聯斤兩輕重稍符詔旨况浚郊初啓旣以大剪豺狼
鷲鳥自來可以助清梟鏡臣所恨身無羽翼不獲陪奉
屬車擒狐兔之根源破妖狐之羣黨臣其無任忘軀思
奮覩物感恩之至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奉進謹進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六

狀

進馬狀

同州防禦烏馬一疋八歲堪打毬及獵

右臣竊聞道路相傳車駕欲暫游幸温湯未知虛實者
臣職居守土侍從無因羨魏闕之埃塵猶隨日御恨新
豐之雞犬亦聽車音目斷鳧鎗形留神往又得進奏官
狀知河中華州京兆府並於昭應排比進獻臣當州素
乏所出無以粗展丹誠臣既別受恩私又不合獨無壤
莫伏以前件馬北方正色東道奇蹤調習多時備諸材

力解擊毬者每嘉其環迴斗轉動必愜心善獵射者皆
歎其度塹踰溝走不換足欲隨正至獻賀竊慮群衆混
同徘徊顧瞻蓄銳斯久今者宸游近甸帝降靈泉施展
是時戢藏何益伏望陛下揚鞭頓轡取驗馴良結尾絡
頭試觀神彩臣某深恩未報愚志空存自慙駑鈍之姿
莫展驅馳之効捫心戀主因馬諭身輕冒天威無任戰
汗其馬謹隨狀進謹進

爲蕭相謝告身狀

恩賜臣俛告身一通

右中使其乙至奉宣進止賜臣某官告身一通鳳銜真

誥虬捧天書錦帙金牋霞明日照臣聞高宗命說乃申
納誨之詞大舜相龍爰有聖讒之訓空聞簡策未換縑
緗如臣寵榮豈足爲諭慙惶踴躍進退難安拜受恩光
戰汗交集無任感戴殊私之至

爲令狐相國謝賜金石凌紅雪狀

恩賜金石凌紅雪各一合

右中使其乙至奉宣進止以臣將赴山陵時屬炎暑賜
前件紅雪等并合臣職司復土戀切攀髯方當匍匐而
前敢有赫曦之懼豈謂天光下濟靈藥旁沾念臣有丹
赤之愚故賜臣以洗心之物察臣有木訥之性故賜臣

以苦口之滋就日疑不治之清冰在合若遇圓之絳雪
恩加望外感極愚衷無任跼蹐屏營之至

為蕭相國謝太夫人國號誥身狀

恩賜臣母國號告身一通

右某月日某乙奉宣恩旨賜臣母前件告身恩光灼耀
捧戴兢惶對揚天休無任戰越臣家傳儒素母實劬勞
每織屨以資臣宦游嘗斷織以勉臣師學念臣庸昧本
望非高所希捧檄之榮敢思開國之慶陛下恩加望外
簡自宸衷石窳封疆已光於萬葉藥珠文字重降於九
霄朝野謂之殊私宗族以為榮觀臣及臣母以抃以歡
戴恩之至

為令狐相國謝回一子官與弟狀

臣弟定蒙恩授京兆府藍田縣尉

右臣伏奉某月日勅以所賜臣一子官迴授臣弟定京
兆府藍田縣尉寵過憂來恩殊感極彷徨自顧悚惕難
居臣本凡才猥當重任雖星辰軌道幸屬聖時而歲月
環周實妨賢路未蒙罪退益自慙惶豈謂天慈仍加渥
澤特降推恩之命曲成友愛之私九族生光百年何報

况藍田美邑黃綬清流旋觀冉冉之趨倍慶怡怡之樂
手足交抃形影相輝空鏤肝心難隄雨露無任抃躍感
恩之至

賀降誕日德音狀

降誕日德音

右臣等伏奉今日日勅書以降誕之辰奉迎皇太后宮
中上壽獲申歡慰宜集百寮及外命婦進名賀皇太后
仍御光順門內殿與百寮相見便爲常式者伏以誕聖
嘉辰承天令節新恩肇降品彙咸休皇太后念樞星之
祥重游甲觀羣執事排闥闐而入盡唱慶歌同沾就日
之榮實慶溥天之樂况百寮承式萬歲傳聲永爲利見
之規彌荷無窮之澤臣等謬參樞務親奉德音慶抃之
誠倍萬常品無任鼓舞歡呼之至

中書省議賦稅及鑄錢等狀

中書門下奏據楊於陵等議狀請天下兩稅權酒鹽利
等悉以布帛絲綿等物充稅一切不徵見錢者

右據中書門下狀稱應徵兩稅起元和十六年已後並
配端匹斤兩之物以爲稅額不用計錢令其折納仍約
元和十五年徵納布帛等估回計者伏以兩稅不納見
錢百姓誠爲穩便或慮土宜不等恐須更有商量請今

天下州縣有山野溪洞無布帛絲綿之處得以九穀百
貨一物已上但堪本處交易用度者並許折納便充留
州留使錢數仍令依當處堪納兩稅匹段及雜貨估價
計折輸納給用之時並不得令有加擡臣等又見比來
州縣緣不納見錢抑令小戶數人并合共成端匹期會
來往費擾倍多今請天下州縣有貧下戶兩稅數少情
願輸納見錢者亦任穩便若此則上無抑配之名下有
樂輸之利以茲折中實謂得宜又據中書門下狀稱鹽
利酒利本以權率計錢有殊兩稅之名不可除去錢額
但合納見錢者亦請令折納時估匹段者伏以糶鹽價
錢自有本使收管不要州縣條流至於權酒利錢雖則
名目不同其實出於百姓今天下十分州府九分是隨
兩稅均配其中一分置店沽酒蓋是分外誅求一則厚
取疲人二則嚴刑檢下上供既有定數餘利並入使司
事實煩苛法非畫一今請天下州府權酒錢一切據貫
配入兩稅仍取兩貫已上戶均配兩貫已下戶不在配
限先有置店沽酒處並請勒停若此則賦斂無名額之
煩貧富有等差之異人知定准吏絕因緣臣等商量以
此爲便

右據中書門下狀欲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節度團練

等使令本處軍人鑄鑄其鑄本請以留州留使錢年支
未用物充待一年後鑄銅器盡勒停其州府有出銅鉛
可以廣鑄處每年與本充鑄者臣等約計天下百姓有
銅器用度者分數無多散納諸使斤兩蓋寡創置鑪冶
器具頗繁一年勒停並是廢物軍人既未素習鑄鑄亦
恐甚難又每年留州留使錢額本約一年用度支留若
待鑄得新錢然遣當州給用必恐百事久闕不應時須
臣等商量請令諸使諸州一切在所許百姓以銅器折
納稅錢并度支給價收市每年每季隨便近有監冶處
據數送納所冀鑪冶無創置之勞工匠有素習之便不
煩鑄本自有利宜其州府出銅鉛可廣鑄處請委諸道
有銅鉛處長吏各言利害具狀申陳參酌衆情然議可
否以前據中書門下奏請令中書門下兩省重議可否
奏聞者臣等謹議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書省議舉縣令狀

元和十五年八月日中書舍人臣武儒衡等
奏駕部郎中知制誥臣李宗閔中書舍人臣
王起庫部郎中知制誥臣牛僧孺祠部郎中
知制誥臣元稹

吏部重奏舉薦縣令節文

右吏部以停年課資之格取宰邑字人之官公幹強白者拘以考淺疾廢耄贖者得在選中倒置是非無甚於此朝廷將欲漸去其弊所以特設舉薦之科明詔既行起請尋下有司再議釐革何以取信於人據吏部云增加新戶開墾荒田已是考課舊條獄絕繫囚寃人申雪亦是政途常事舉察吏不法恐生告訐之風有利益公家又未指陳其目選授者例無異績尚得四考守常舉薦者縱未殊尤豈可二年便罷今請但行連坐舉主之文不必更依吏部分外條件又云見任官及處士散試官並請停集且起家散試固有才能見任他官何妨撫字若皆限其資歷卽與常選何殊今請除見任縣令其餘並令赴集又云檢勘榜樣剝放程式及試書判並請准平選人例處分若此則案牘之吏得肆姦欺書判雖工何關政術有同減選赴集豈是特舉與官今請應舉薦人量納文狀便令注擬亦不在剝放及試書判之限又云並請注破碎之縣責其効實本舉良能冀蒙優獎皆是破碎之處恐同貶降之條以前數件並恐不可施行伏請但依起請節文處分仍請據今年縣令員闕先盡舉薦人數留闕有餘然後許注擬平選人等冀將允當同前五舍人同署

右臣伏准前後制勅令出使御史所在訪察不法具狀
奏聞臣昨奉三月一日勅令往劔南東川詳覆瀘川監
官任敬仲賊犯於彼訪聞嚴礪在任日擅沒前件莊宅
奴婢等至今月十七日詳覆事畢追得所沒莊宅奴婢
文案及執行案典耿瑯馬元亮等檢勘得實據嚴礪元
和二年正月十八日舉牒稱管內諸州應經逆賊劉闢
重圍內并賊軍到處所有應接及投事西川軍將州縣
官所由典正前資寄住等所犯雖經需澤莊田須有所
歸其有莊宅奴婢桑柘錢物斛斗邸店碾磴等悉皆搜
檢得塗山甫等八十八戶案內並不經驗問虛實亦不

具事職名便收家產沒官其時都不聞奏所收資財奴
婢悉皆貨賣破用及配充作坊驅使其莊宅桑田元和
二年三年租課嚴礪並已徵收支用訖臣伏准元和元
年十月五日制西川諸州諸鎮刺史大將及參佐官吏
將健百姓等應被脅從補署職掌一切不問又准元和
二年正月三日赦文自今日已前反逆緣坐並與洗滌
况前件人等悉是東川將吏百姓及寄住衣冠與逆黨
素無管屬賊軍奄至暫被脅從狂寇旣平再蒙恩蕩嚴
礪公違詔命苟利資財擅破八十餘家曾無一字聞奏
豈惟剝下實謂欺天其莊宅等至今被使司收管臣訪

元集 卷三十七
聞本主並在側近控告無路漸至流亡伏乞聖慈勒本
道長吏及諸州刺史招緝疲人一切却還產業庶使孤
窮有托編戶再安其本判官及所管刺史仍乞重加貶
責以絕姦欺

嚴礪又於管內諸州元和二年兩稅錢外加配百姓草
共四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七束每束重一十一斤
右臣伏准前後制勅及每歲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
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同枉法計贓仍令出使御
史訪察聞奏又准元和三年赦文大辟罪已下蒙恩滌
蕩惟官典犯贓不在此限臣訪聞嚴礪加配前件草准

前日月追得文案及執行案典姚孚檢勘得實據嚴礪
元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舉牒稱管內郵驛要草於諸
州秋稅錢上每貫加配一束至三年秋稅又准前加配
計當上件草臣伏准每年旨條館驛自有正料不合於
兩稅錢外擅有加徵况嚴礪元和三年舉牒已云准二
年舊例徵收必恐自此相承永使疲人重困伏乞勒本
道長吏嚴加禁斷本判官及刺史等伏乞准前科責以
息誅求

嚴礪又於梓遂兩州元和二年兩稅外加徵錢共七千
貫文米共五千石

右臣准前月日追得文案及執行案典趙昉之檢勘得實據嚴礪元和二年六月舉牒稱綿劍兩州供元和元年北軍頓遞費用倍多量於梓遂兩州秋稅外加配上件錢米添頓綿劍兩州頓遞費用者臣又牒勘綿州得報稱元和二年軍資錢米悉准舊額徵收盡送使訖並不曾交領得梓遂等州錢米添填頓遞亦無尅折當州錢米處者臣又牒勘劍州得報稱元和元年所供頓遞費用百姓腹內兩年夏稅錢四千二十三貫三文使司令於其年軍資錢內尅下訖其米卽用元和元年米充並不侵用二年軍資米數使司亦不曾支梓遂州錢米

充填者臣伏念綿劍兩州供頓自合准勅優矜梓遂百姓何辜擅令倍出租賦况所徵錢米數內惟尅下劍州軍資錢四千二十三貫三文其餘錢米並是嚴礪加徵別有支用其本判官及遂州刺史悉合科處以例將來擅收沒塗山甫等莊宅奴婢及於兩稅外加配錢米草等本判官及諸州刺史名銜并所收色目謹具如後

擅收沒奴婢莊宅等元舉牒判官度支副使檢校

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崔廷

都計諸州擅沒莊共六十三所宅四十八所奴一十人婢一十七人

於管內諸州元和二年三年秋稅錢外隨貫加配
草元舉牒判官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盧
詡

都計諸州共加配草四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七束

加徵梓遂兩州元和二年秋稅外錢及米元舉牒

判官攝節度判官監察御史裏行裴訥

計兩州加徵錢共七千貫文米共五千石

梓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嚴礪元

和四年三月八日身亡

擅收塗山甫等莊二十九所宅四十一所奴九人婢一

十七人加徵三千貫文米二千石草七萬五千九百五

十三束元和二年三萬一千七百九十二束
元和三年四萬四千一百六十束

遂州刺史柳蒙

擅收沒李簡等莊八所宅四所奴一人加徵錢四千貫

文米三千石草四萬九千五百三十五束元和二年二萬四千五百

三束元和三年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二束

綿州刺史陶鎰

擅收沒文懷進等莊二十所宅十三所加徵草八萬八

千六百八十八束元和二年三萬八千九百三束
元和三年五萬五百九十五束

劍州刺史崔實成元和二年十一月五日改授邛州刺史

元集 卷三十一 五
擅收沒鄧琮等莊六所加徵草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七

東元和二年九千三十九束元和三年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束

普州刺史李愆

元和二年加徵錢草六千束三年加徵草九千四百五

十束

合州刺史張平

元和二年加配草三千四百六十二束三年加徵草五

千六百五束

榮州刺史陳當

元和二年加徵草九千四百三束三年加徵草五千六

百二十七束

渝州刺史邵膺

元和二年加徵草二千六百一十四束三年加徵草三

千七百二十七束

瀘州刺史兼御史劉文翼

元和二年加徵草三千八百五十三束三年加徵草三

千八百五十一束

資州元和二年加徵草一萬五千七百九十八束三年

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五束

簡州元和二年加徵草二萬四千一百四束三年二萬

元集 卷三十一
三千一百一十八束

陵州元和二年加徵草二萬四千六百六束三年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一束

龍州元和二年加徵草八百九十一束三年八百一十一束

右已上本判官及刺史等名銜并所徵收色目謹具如前其資州等四州刺史或緣割屬西川或緣停替遷授伏乞委本道長吏各據徵收年月具勘名銜聞奏以前件狀如前伏以聖慈軫念切在蒼生臨御五年三布赦令殷勤曉諭優惠困窮似涉擾人頻加禁斷况嚴

本是梓州百姓素無才行可稱久在兵間過蒙獎拔陛下錄其微効移鎮東川杖節還鄉寵光無比固合撫綏黎庶上副天心蠲減征徭內榮鄉里而乃橫徵暴賦不奉典常擅破人家自豐私室訪聞管內產業阡陌相連童僕資財動以萬計雖卽沒身謝咎而猶遺患在人謂宜謚以醜名削其褒贈用懲不法以警將來其本判官及諸州刺史等或苟務容軀競謀侵削或分憂列郡莫顧詔條但受節將指撝不懼朝廷典憲共爲蒙蔽皆合痛繩臣職在觸邪不勝其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中書門下牒御史臺

元集 卷三十七
牒奉勅籍沒資財不朙罪犯稅外科配豈顧章程致使
銜寃無由仰訴不有察視孰當舉朙所沒莊宅奴婢一
物已上並委觀察使據元沒數一一分付本主縱有已
貨賣破除者亦收贖却還其加徵錢米草等亦委觀察
使嚴加禁斷仍榜示村鄉使百姓知委判官崔廷等名
叨參佐非道容身刺史柳蒙等任竊藩條無心守職成
此弊政害及平人撫事論情豈宜免矣但以罪非首坐
法合會恩亦以恩後加徵又已去官停職俾從寬宥重
此典常其恩後加徵草及柳蒙陶鋹李愆張平邵膺陳
當劉文翼等宜各罰兩月俸料仍書下考餘並釋放牒

至准勅故牒

彈奏山南西道兩稅外草狀

山南西道管內州府每年兩稅外配率供驛禾草共四
萬六千四百七十七圍每圍重二十斤

興元府二萬圍內五千圍每年折徵價錢充使司
雜用每圍一百二十文據元和三年使牒減免不
徵餘一萬五圍見徵率

洋州一萬五千圍

利州一萬一千四百七十七圍

右訪聞前件州府每年兩稅外加配驛草遂於路次州

縣檢勘文案據諭後使牒並稱准舊例於兩稅外科配
又牒山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裴玢勘得報稱自建中
元年已後每年隨稅據貫配率前件禾草將供驛用者
伏准元和元年已後三度赦文每年旨條兩稅留州留
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以枉法贓論又准
今年二月三日制節文諸道兩稅外推率比來制勅處
分非不丁寧如聞或未遵行尚有欺弊永言奉法事理
當然申勅長吏明加禁斷如刺史承使牒於界內推率
加懲責仍委御史臺及出使郎中官御史訪察聞奏
伏以前件草並是兩稅外徵率准制合勒本道明

州府長吏仍令節級科處分勘責得實以前劔
南東川詳覆使監察御史元稹奏謹具如前
中書門下牒御史臺

牒奉敕積習多年成此乖越然在長吏合尋根由循失
政之規置無名之稅雖原情可恕而在法宜懲觀察使
宜罰一月俸刺史各罰一季俸仍令自元和四年已後
禁斷牒至准敕故牒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八

狀

論浙西觀察使封杖決殺縣令事

浙西觀察使潤州刺史韓臯去年七月封杖決湖州安吉縣令孫濟四日致死

右御史臺奏得東臺狀訪聞有前件事先牒湖州勘得報稱孫濟先準使牒差攝烏程縣令日判狀追村正沈拙不出正帖不用印奉觀察使七月十六日牒決孫濟鬻杖十下仍差衙前虞候安士文監決第三等杖二十二日安士文到科決孫濟官忝字人一邑父母白狀追

攝過犯絕輕科罰所施合是本州刺史且觀察使職在
六條訪察事有不法卽合具狀奏聞封杖決人不知何
典數日致死又託以痢疾爲念寃寃有傷和氣其湖州
刺史受命專城過於畏懦受使司軍將科決縣令致死
寂而不言並請准科以明典憲其諸道觀察使輒封杖
決巡內官吏典法無文伏望嚴加禁斷庶使遐方士子
免有銜寃

勅封杖決人殊非文法因此致死有足矜嗟韓臯備歷
中外合遵典憲有此乖越良所憮然罰一月俸料據決
孫濟月日是舊刺史辛祕離任之後新刺史范傳正未
到之時俱無愆尤不可議罰餘依

論傳牒事

據武德軍節度使王紹六月二十七日違勅擅牒路次
州縣館驛供給當道故監軍孟昇進喪柩赴上都句當
部送軍將官健驢馬等轉牒白一道謹具如前又得東
都都亭驛狀報前件喪柩人馬等準武寧軍節度轉牒
祇供今月二十三日未時到驛宿者伏準前後制勅入
驛須給正券並無轉牒供擬之例况喪柩私行不合擅
入館驛停止及給遞乘人夫等當時追得都句當押衙
趙仵到責狀稱孟監軍去六月十四日身亡至七月五

日蒙本使差押領神樞到上都領得轉牒累路州縣並是館驛供熟食草料人夫牛等又狀稱其監軍只是二日聞奏更不別奏只是本使僕射發遣亦別無勅追者謹檢興元元年閏十月十四日勅應緣公事乘驛一切合給正券比來或聞諸州諸使妄出食牒煩擾館驛自今已後除門下省東都留守及諸州府給券外餘並不得輒入館驛宜委諸道觀察使及所在州縣切加促捕如違犯請資官所在勒留具名聞奏餘並量事科決仍具給牒所由牒中書門下者又准元和二年四月十五日勅節文諸道差使赴上都奏事及押領進奉官并部領諸軍防秋軍資錢物官及邊軍合於度支請受軍資糧料等官並在給券餘並不得給如違本道專知判官錄事參軍並准興元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勅處分者謹詳前後勅文並不令喪柩入驛及轉牒州縣祇供今月二十四日已牒河南府並不令供給人牛及熟食草料等仍牒都亭驛晝時發遣出驛并追得本道牒到在臺收納訖右件謹具如前伏以凶柩入驛穢觸典常轉牒祇供違越制勅正僕射位崇端揆合守朝章徇苟且之請紊經制之法給長行人畜甚衆勞傳遞牛夫頗多繁緣路之疲人奉一朝之私惠恐須剛罰以勵將來伏準

前後劾文給券違越並合申牒中書門下不敢別狀彈
奏伏乞特有科繩其本判官等準勅並合節級科附謹
具事由如前伏聽處分具狀上中書門下謹錄狀上

爲河南府百姓訴車

河南府應供行營般糧草等車准勅糧料使牒共顧四
千三十五乘每乘每里脚錢三十五文約計從東都至
行營所八百餘里錢二千八文共給鹽利虛估匹段絹
一匹約估四千已上時估七百文紬一匹約估五千時
估八百里約計二十八千得紬絹共六匹折當實錢四
千五百

五百乘準勅供懷州已來載草

右件草準元勅令於河次收貯待河開般運送至行營
續準度支奏令差河南鄭滑河陽等道車共一千乘般
載今據每車疆弱相兼用牛四頭每頭日食草各三束
計一十二束從武德界至行營約六百里車行一十二
日程往來二十四日并停住約三十餘日計每車須食
草三百六十束料及人糧在外若自齎持每車更須四
乘車別載緣路糧草若於累路旋買計一千車每頓須
買草六千餘束州縣店肆必無祇供得辦况今年河路
元不甚凍及至裝車般載至發時已是來年正月上旬

已後卽水路自然去得只校旬日之間實恐虛成其敝
三千五百三十五乘准種料使及東都河陰兩院牒
般載軍糧

右件軍糧伏據中書門下奏稱若併糴貯恐事平之後
無支用處且令收糴來年春季糧料今據邢洛魏博等
州和糴已合支得累月卽前件糧亦合得春水路般載
以前兩件車準勅並令和雇今據度支河陰匹段十乘
估價召雇一乘不得今府司還是據戶科配況河南府
耕牛素少昨因軍過宰殺及充遞車已無太半今若更
發四千餘車約計用牛一萬二千頭假令估價並得實

錢百姓悉皆願去亦須草木盡化爲牛然可充給頭數
今假令府司排戶差遣十分發得一二卽來歲春農必
當盡廢百姓見坐流亡河南府旣然卽鄭滑河陽亦是
小處假使凶豎卽擒伏恐饑荒薦至萬一尚稽天討不
知何以供求積忝在官司備知利害伏以事非職任不
敢上言仰荷陶甄冀禔萬一無任冒昧狂愚之至伏聽
詳察處分謹錄狀上

同州奏均田

當州自於七縣田地數內均配兩稅元額頃畝便請分
給諸色職田州使田官田與百姓其草粟脚錢等便請

於萬戶上均率又均攤左神策郃陽鎮軍田粟及特放
百姓稅麻及除去斛斗錢草零數等利宜分析如後

當州兩稅地

七件地並是貞元四年檢責至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間
人戶逃移田地荒廢又近河諸縣每年河路吞侵沙苑
側近日有沙礫填掩百姓稅額已定皆是虛額徵率其
間亦有豪富兼并廣占阡陌十分田地纔稅二三致使
窮獨逋亡賦稅不辦州縣轉破實在於斯臣自到州便
欲差官檢量又慮疲人煩擾昨因農務稍暇臣遂設法
各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爲穩審並
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百姓等皆知臣欲一例均平所通
田地略無欺隱臣便據所通悉與除去逃戶荒地及河
侵沙掩等地其餘見定頃畝然取兩稅元額地數通計
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自此貧富疆弱一切均平徵
斂賦租庶無逋欠三二年外此州實冀稍校完全

當州京官及州縣官職田公廨田并州使官田驛田
等

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
頭推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
粟三斗草三束脚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

又須百姓變米雇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加徵既緣差稅至重州縣遂逐年抑配百姓租佃或有隔越鄉村被配一畝二畝之者或有身居市井亦令虛額出稅之者其公廨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亦是抑配百姓租佃疲人困苦無過於斯伏準長慶元年七月敕文京兆府職田令於萬戶上均配與臣當州事宜相類臣今因重配元額稅地便請盡將此色田地一切給與百姓任爲永業一依正稅粟草及地頭權酒錢數納稅其餘所欠職田斛斗錢草等只於夏稅地上每畝加一合秋稅地上每畝各加六合草一分其餘腳錢只收地頭權酒錢上分釐充數便足百姓元不加配其上司職田合變米送城者比緣百姓自出車牛及零碎春碾動逾春夏送納不得到城臣今便於當州近城縣納粟官爲變碾取本色腳錢州司和雇情願車牛般載差綱送納計萬戶所加至少使四倍之稅永除上司職祿及時公私俱受其利

當州供左神策郃陽鎮軍田粟二千石

右目置軍鎮日伏準勅令取百姓蒿荒田地一百頃給充軍田並緣田地零碎軍司佃用不得遂令縣司每畝出粟二斗其粟並是一縣百姓稅上加配偏當重斂事

實不均臣今已於七縣應稅地上量事配率自此亦

元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九

狀

論當州朝邑等三縣代納夏陽韓城兩縣率錢

狀

右准元和十三年勅緣夏陽韓城兩縣殘破量減逃戶
率稅每年攤配朝邑澄城郃陽三縣代納錢六百七十
九貫九百二十一文斛斗三千一百五十二碩一斗三
升三合草九千九束零並不計臣今因令百姓自通田
地落下兩縣蒿荒之外並據見定頃畝一例徵率自然
兩縣已減元額稅地請更不令三縣代納差科

當州稅麻

右當州從前稅麻地七十五頃六十七畝四壟每年計麻一萬一千八百七十四兩元州司諸色公用臣昨因均配地稅尋檢三數十年兩稅文案只見逐年配率麻地並不言兩稅數內爲復數外旣無條勃可憑臣今一切放免不稅

當州所徵斛斗草及地頭等錢畸零分數

右從前所徵斛斗升合之外又有抄勺圭撮錢草卽有分釐毫銖案牘交加不可勘算人戶輸納元無畸零慶數所成盡是姦吏欺沒臣今所徵斛斗並請成合草並

請成分錢並請成文在百姓納數元無所加於官司簿書永絕姦詐其慶數粟麥草等便充填所欠職田等數其錢當州每畝元稅二十文三分六釐人戶元納二十一文整數臣今只收納二十一文內分釐零數將充職田脚錢二千六百餘貫便足更不分外攤徵回姦吏隱欺之贓除百姓重斂之困如此處置庶有利宜以前件謹具利宜如前逐縣兩稅元額頃畝并攤配職田分數及慶成文分合等錢草斛斗數謹具分析在前件狀如前伏以當州田地鹹鹵瘠薄兼帶山原通計十畝不敵京畿一二加以檢責年深貧富偏併稅額已定徵率轉

難臣昨所奏累年通縣其敝實由於此臣今並已均融
抽稅又免配佃職田間里之間稍合蘇息伏緣請配職
田地充百姓永業事須奉勅處分然冀永有遵憑伏望
聖慈乞臣所奏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浙東論罷進海味狀

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當管明州每年進淡
菜一石五斗海蚶一石五斗

右件海味等起自元和四年每年每色令進五斗至元
和九年因一縣令獻表上論準詔停進仍令所在勒回
人夫當處放散至元和十五年伏奉聖旨却令供進至

今每年每色各進一石五斗臣昨之任行至泗州已身
排比遞夫及到鎮詢問至十一月二十日方合起進每
十里置遞夫二十四人明州去京四千餘里約計排夫
九千六百餘人假如州縣只先期十日追集猶計用夫
九萬六千餘功方得前件海味到京臣伏見元和十四
年先皇帝特詔荆南令貢荔枝陛下卽位後以其遠物
勞人只令一度進送充獻景靈自此停進當時書之史
策以爲美談去年江淮旱儉陛下又降德音令有司於
旨條之內減省常貢斯皆陛下遠法堯舜近法太宗減
膳卹災愛人惜費之大德也况淡菜等味不登於俎豆

名不載於方書海物鹹腥增痰損肺俗稱補益蓋是方
言每年常役九萬餘人竊恐有乖陛下罷荔枝減常貢
之盛意蓋守土之臣不敢備論之過也臣別受恩私合
盡愚懇此事又是臣當道所進不敢不言如蒙聖慈特
賜允許伏乞賜臣等手詔勒停仍乞準元和九年勅旨
宣下度支鹽鐵所在勒回實冀海隅蒼生同霑聖澤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書門下牒

牒浙東觀察使

當道每年供進淡菜一石五斗

海蚶一石五斗

牒奉敕如聞浙東所進淡菜海蚶等道途稍遠勞役至
多起今已後並宜停進其今年合進者如已發在路亦
宜所在勒回牒至准敕故牒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

制誥 有序

制誥本於書書之誥命訓誓皆一時之約束也自非訓
 導職業則必指言美惡以酬誅賞之意焉是以讀說命
 則知輔相之不易讀胤征則知廢怠之可誅秦漢已來
 未之或改近世以科試取士文章司言者苟務利飾不
 根事實升之者美溢於詞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謂黜之
 者罪溢於紙而不知所以罪之之來而又拘以屬對躡
 以圓方類之於賦判者流先王之約束蓋掃地矣元和
 十五年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初約束不暇及後累

月輒以古道干丞相丞相信然之又明年召入禁林專掌內命上好文一日從容議及此上曰通事舍人不知書便其宜宣贊之外無不可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從中覆然而余所宣行者文不能自足其意率皆淺近無以變例追而序之蓋所以表明天子之復古而張後來者之趣尚耳

冊文武孝德皇帝赦文

按唐書長慶元年作

昔我高祖太宗化隋爲唐奄宅區夏包舉四海全付子孫其事何哉彼昏盈而我勞勛也明皇承之能大其業六戎八蠻罔不貢奉由是庶尹弛政庶吏弛刑視人不

勤視盜不謹燕寇勃起洞無藩籬六十有七年兵革大試其事何哉據逸安而易萌漸也逮我聖父勤身披攘斬斷誅除天下畧定曾是幽冀賜予懷來荷賴景靈不訓不墜環歲之內二方平寧粵余何功時帝之力而卿大夫猥以大號加予眇身讓於四三益甚其請皇太后始聞其事歡然慰心慈旨下臨臣誠上迫祇受典禮懍乎予懷尚念昔者七十二君莫不升中慶成自以爲堯舜莫已若也然而不爲堯舜之行者來代無傳焉朕嘗推是爲心不欲名浮於實今卿大夫謂我爲文武孝德矣其將何道以匡予予其業業兢兢日慎一日慕陶堯

虞舜之行以自勉思文祖憲考之道以自勗予苟不思
無忘納誨於戲溢美之名既不克讓及物之澤又何愛
焉可大赦天下

處分幽州德音

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鋪陳大法以和
人神而又益之以張說蘇頲嘉貞九齡之徒皆能始終
彌縫不失紀律四十年間海內滋殖風俗謹朴君臣平
寧人無爭端而卿大夫羞以賊罪鞠人於聖代矣况伺
察乎由是網漏吞舟視盜不謹寇羯乘釁勃爲妖氛天
下持兵垂七十載朕因眇末獲承祖宗分不得見四方

無姑息之臣而尤有復升平之境矣上帝念我賚予忠
賢盡獻提封恢纘舊服使遼陽八州之衆重覩開元之
儀者則予侍中總之力也名藩厚位予何愛焉劉總已
極上台仍移重鎮兄弟子姪各授官榮大將賓寮亦皆
超擢管內州縣官吏肅存古等二百餘人悉是劉總選
任材能久令假攝並與正授用獎勤勞尚念幽州將士
夙著勲庸易帥之初諒宜優錫共賜錢一百萬貫以內
庫及戶部是在匹段支送充賞給幽州盧龍并瀛莫等
州將士又念八州之內尤賦用殷慶澤旁流所宜霑貸
其管內八州百姓並宜給復一年仍令給事中薛存慶

往彼宣慰親諭朕懷州縣之中或有殘破偏甚者委弘靖量事便宜優卹務令存立劉總素以清靜理人固當開釋尚恐自罹禁網亦念哀矜管內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並宜赦免大將及判官等雖已頒官爵而或慮闕遺宜委弘靖具名銜聞奏如有父母在者別具上聞當加優卹朕以劉總父子頻立戰功永言將吏之中慮有沒於王事當道從前已來官吏將士等或忠義可嘉身已淪沒者委弘靖條錄聞奏當加追贈平時舊老始見胡塵復覩朝儀得無悽抃遐想撫其兒稚自此免於兵鋒言念及茲用加優給管內有高年憊獨或疾瘵不能自存者委弘靖差官就問量給粟帛管內州縣官吏有奉職清強惠及百姓者委弘靖具事跡奏聞當與量加進改燕趙之間古多奇士隗臺如在代豈乏賢如有隱於山谷退在丘園行義素高名節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可獎者亦委弘靖具名薦聞於戲古人云安不忘危魏徵對太宗以守成之不易茲朕小子抑又何知而鎮冀克和幽燕復古慄慄夙夜不遑安寧實惟祖宗之休尚賴股肱之力咨爾輔弼至於方嶽爾當勉於姚宋之功予亦無忘於天寶之戒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戒勵風俗德音

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列
成王措刑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
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侵
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瘴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
下光武不能單辭據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隱名之禁
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
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未俗偷巧內
在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
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
笑以相求退則羣居雜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益發
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
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特
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
而曰務從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
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
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
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
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偕行兵興已來人
散久矣始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
理有未至曾無耻格益用凋剝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

下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
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浸染未克澄清備列祖宗之
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誥教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
與我同底於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一

制誥

招討鎮州制

唐書長慶元年七月成德軍大將
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

故有
是制

門下朕嘗讀玄元書至於佳兵者是樂殺人因念自孩

名之逮于羈

禮男角
女羈

卅音慣詩總
角卅兮

十三年不能為成人

豈忍一朝之忿驅而殺之然而田弘正首以六州

魏博
貝衛

相之眾歸於朝廷開先帝之雄圖變河朔之舊俗

河朔
四十

九年不霑王化
而田興變之

除去苛暴昭宣惠和愛人如身養士如

子拊循教訓必以忠孝為先是以魏之師徒一年而知

恩二年而知禮三年而知相與讓於道矣故南征淮蔡

詩蔡時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有功東伐青齊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進討李師道斬平之取

十有二州以獻北定趙地王承宗送質獻州輸租請吏俱弘正為之奏請元勳茂績皆

自魏師肆我憲宗付之心膂入則輔弼出則藩宣推誠

不疑近實無比顧朕小子獲受不圖嗣守不遑何暇恢

復而承元請覲冀部擇才苟非勲賢不敢輕授是用咨

我元老臨於是邦弘正自魏博徙成德而又寵諸將以懋官加三

軍以厚賞復其租入惠彼蒸黎於此一方之人可謂無

有不至謂諫大夫鄭重請鎮州宣慰賜賞將士而梟音未革狼顧猶存忍

害忠良恣為殘賊臨軒震悼撫几驚嗟天乎不仁一至

於此朕下為君父上奉祖宗肆舟楫於鯨鯢啗股肱於

虺豕尚欲因循忍耻僂俛偷安非唯傷心於田氏之子

孫亦將何顏謁先帝之陵廟人神共憤卿士叶謀咸願

誅夷用申寃痛便合興師進討以翦奸凶尚念一軍之

中豈無義勇倉卒變動必非眾謀苟得罪人其餘何過

宜令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等軍各出全軍以臨界

首仍各飛書檄具諭朝旨如王廷湊能執首謀為亂扇

動三軍者送付隣道或就鎮州處置然後束身歸朝必

當超獎三品正員官并與實封二百戶其餘三軍將士

一切不問其中大將等或有能相勸諭翻然改圖者各

元集 卷四十一

元集 卷四十一

元集 卷四十一

隨事跡當加寵擢如王廷湊遂迷不寤諸道宜便進軍以時翦滅苟不得已至於用師其有效忠則宜懸賞如有能斬凶渠者先是六品已下官宜與三品正員官先是五品已上官節級升進仍與實封三百戶莊宅各一區錢二萬貫以一州歸順者便與當州刺史仍賜實封二百戶如先是刺史以州歸順者超三資與官仍賜實封二百戶以一縣歸順者超兩資與官賜實封一百戶如有能率所管兵馬及以城鎮來降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實封一百戶錢一萬貫以身降者亦與轉改仍賜錢帛應赴行營將士如有能梟斬凶渠者亦准前例處分其有城鎮將士百姓等守節拒賊身死王事者各委長吏優給其家仍具事跡聞奏當加褒贈其有潛謀誅斬渠魁被其屠戮者宜優加追贈并賜錢帛仍與一子官諸軍所至不得妄加殺戮及焚燒廬舍掠奪資產并有拘執以爲俘馘其管內州縣有能自置義營堡柵王師所至能相率來歸各加酬獎時當秋候務切農功邊界之人懼廢耕織應緣軍務所須並不得干擾百姓如安車牛夫役及工匠之類並宜和雇情願仍優給價錢賊平之後應立功將士並與超資改官節級賜物其長行官吏歸降者亦當優厚褒賞幽陵變擾誠謂亂常以

其旁及賓寮有異上加台鉉校其輕重示以招携尚開
迷復之門用廣自新之路昔者堯舜之俗比屋可封虞
芮之人讓畔可感仁義則水火可蹈忠信則蠻貊可行
由是言之亦在化之而已逮我長理何其遠哉豈朕之
滿假荒寧自聖而不可教耶將朝之魁梧骨鯁自持而
莫我念也二者之來皆朕不敏內省終夕其心洗然於
戲封域之中干戈作矣廊廟罇俎無忘弭寧布告朕懷
以須良畫主者施行

批宰臣請上尊號第二表

朕聞天職生植聖職教化天職舉則四時行聖職修則

萬方理然而天不以行四時而爲德故蕩蕩無名聖不
以理萬方而爲功故謙謙不宰顧朕小子獲承丕圖上

賴祖宗之靈下託股肱之力先定鎮冀王承元次來幽燕

劉皆吾日月之所照臨車書之所轍跡失之則有以自

愧得之則何足自多况今四海雖清物力方困六戎雖
伏邊備尚勞百吏雖存官業多曠萬目雖設紀律未張
有此四者不遑荒寧思與卿士夙夜俾乂卿宜爲我提
振大法修明政經懾竄戎夷阜康黎庶四者旣理名焉
用之朕方以臯夔之務委卿卿宜以堯舜之事教我驟
加徽號深耻近名循省表章難遂來請

批宰臣請上尊號第三表

昔齊桓議封禪管仲驟諫其未宜晉武平江東何曾深
 惟於遠馭彼二臣者居安思危之志明而有犯無隱之
 誠切也况朕寡德謬應昌期賴先帝削平之威蒙列聖
 浸漬之澤聿來燕冀甫靖華夷既無德而有成實以祥
 而為懼卿等所宜朝夕納誨警予荒寧雖休勿休日慎
 一日而乃過為溢美頻上鴻名諒多忠赤之誠殊非藥
 石之愛汝為予礪為朕揣摩汝為予舟為朕康濟強我
 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使我居無
 過之地宜罷來請用副迺懷

批宰臣請上尊號第四表

朕以月正元日祇見於九廟對越於上玄千官在前萬
 乘居後觀聲名文物之盛望城社宮闕之尊尚念高祖
 太宗艱難於經營德宗憲考殷憂於纘復懼不克荷以
 羞前人夤畏嚴恭式冀無過而燕趙底定戎獯和寧時
鵠和實惟列聖之休焉敢自大其意左右輔弼庶尹師

長猥以鴻名願加薄德三詔執事抑而不行物議愈堅
 予衷未信四陳章表備列古今且曰告虔之時寧忘繼
 志問安之下胡不慰心有竊於顯榮難從於封執於戲
 允恭克讓既見奪於羣情克已為仁庶自勤於三省勉

依來請深用媿懷

批劉悟謝上表

朕聞上黨即昭義軍時亦天下之勁兵昔者李抱真用

之一舉破朱滔再舉蹇田悅訓養十萬威聲殷然人到

於今號為良將夫以卿之勇義才畧猶將遠慕韓彭區

區抱真夫豈難繼况以克融廷湊之狂脆小賤比朱滔

田悅之熾大結連是猶以孩嬰而校奔育也蜂蟻相聚

其能久乎卿宜密運謨猷明宣號令避強擊惰取暴撫

羸勿爭虵豕之鋒宜得鯨鯢之首再圖麟閣永煥縑緙

無為他人所先當使功居第一策勲在近勿復為勞所

謝知

批王播謝官表

按唐書通鑑當是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蓋方播為刑部尚書

朕聞有衆不言弱有地不言貧是以管夷吾用區區之

齊而諸侯九合今朕四海之大億兆之衆獨不能擒廷

湊克融而曰物力先困朕甚惑焉况高祖太宗之法今

具存德宗憲考之舊章猶在制誥比下選拔日聞較量

重輕勤卹仁隱而室閭益耗縣道益貧職業壞隳程品

差戾議論講貫殊無古風豈朕聽之不聰而股肱耳目

莫得宣其効也先皇帝以卿有廊廟之畫倚以為相播自

憲宗時已為戶部尚書劔南西川節度使按西川實宰相回翔之地故云眇朕小子得而用之卿宜勉竭誠懷副茲嘉屬無為齷齪以傷先帝之明所謝知

幽州平告太廟祝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五月丙申朔十四日巳酉孝曾

孫順宗室改云孝孫憲宗至改云孝子餘並同嗣皇帝臣諱，敢昭告于太

祖景皇帝天革隋暴付唐養理高祖太宗奉順天紀玄

宗平寧六合同軌物盛而微墉崇則毀網漏鯨鯢隙開

螻蟻幽燕狼顧齊趙虎視割據封壤傳序孫子不貢不

覲自卒自始聖父披攘霆駭波委擒滅斬除如運支指

冀方獨迷再伐再已

元和四年十月招討鎮州五年七月赦之十年王承宗有罪絕其朝

貞十三年獻德碣石古碣石在平州之境是徵承詔唯

唯遠臣寡昧虔奉先旨洞開誠明滌濯痕耻承元雲奔

憲宗十三年平淮西承宗已送質獻地至穆宗立而承元始表請除帥朝廷徙弘正入成德而改承元為義成

節度使總亦風靡長慶元年二月總悉率賦輿盡獻州里

不命一將不戮一士不費一金不亡一矢五紀逆命一

朝如砥實天垂休實聖垂祉敢薦成功以永千祀尚饗

秋分日祭百神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八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皇帝

遣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常侍賜紫金魚袋李某祭于百

神之靈朕奄宅萬有亭毒品類日月所照永思和寧上
極于天下蟠于地包山絕海窮冥入玄至于毛鱗裸羽
之神咸秩無文以祛不若秋序始肅時將順成且報且
祈用舉常祀罔害嘉穀以貽神羞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二

制誥

授王播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使職如故制

時長慶元年

年十月

門下昔蕭何用新造之漢而能調發子弟完補敗亡使
關東糧饋不絕者以其盡得秦之圖籍而周知其衆寡
也我國家乘十一聖之區寓提億兆人之生齒而曰不
能足食足兵朕甚憐焉得非調陰陽撫夷夏者不欲侵
貨泉之任而主會計校盈虛者不得參邦國之重乎子
將兼之尤在能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太中大夫守刑

部尚書王播在德宗時以對詔入仕踐更臺閣由御史

中丞大京兆尹掌縣官鹽鐵為春官尚書討淮西時播以給軍興有

功超拜禮部尚書乃長巴鬃以控蠻蠻播由劔南西川節度使徵還盡稱厥

職達于予聞洎詔徵還便殿與語得所未得聞所未聞

昭然發矇幾至前席重委操劓音轉又平去二聲鉞刃益精播還

自西川復掌鹽鐵國有美財而人不加賦東師在野物力蕭然

不有主張孰能戡濟是用命爾作相仍以舊務因之爾

其西備戎羌東定燕冀內實九府外豐萬人百度羣倫

罔不在爾於戲典謨訓誥行之具存邪正是非知之孔

易予唯以不敏不剛茲故用爾為股肱耳目又安能一

二戒誨垂之空言爾其自勵于爾心無令觀聽者論爾

於鄉校可依前件

加裴度幽鎮兩道招撫使制長慶元年七月朱克融反于幽王廷

湊反于鎮命度招撫之

門下夫以區區秦伯而猶念晉國曰其君是惡其人何

罪况朕均養億兆為之君親燕人冀人皆吾乳哺而育

之安忍以豺狼驅脅之故絕其飛走盡致網羅止行犯

命之誅是用開其一面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金紫

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

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裴度昔者

...

...

...

區域之中蜂蟻巢聚蔡有逆孽齊有狡童厥初圖征疑議滿野不懼不惑挺然披攘度請自往督戰苟無司南之罔能

濟佑我憲考為唐神宗實惟股肱運用忠力肆朕小子蒙受景靈冀服於前燕平於後而撫御失理盤牙復生

求思弭寧中夜有得國有元老夫何患焉用是亟宣懇劄之誠就加招撫之命於戲頃者師道元濟乘累代襲

授之資藉山東結連之勢以丞相布畫於千里之外使諸將持重於四封之中而猶劉悟裂虵豕之軀悟斬李師道

祐潰鯨鯢之腹祐謀元濟蓋逆順之情異而忠孝之道明也况幽鎮無名暴狂以丞相進觀其宜以諸將齊奮其力

斧鑕之刑坐迫椒蘭之氣外薰誰不自愛其生焉能與亂同死度宜開懷緩帶以待其歸可依前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克幽鎮兩道招撫使餘如故

加裴度鎮州四面招討使制時長慶元年十月

門下傳云死者不復生刑者不復屬是以先王斬一支指殺一犬彘莫不伏念隱悼至於旬時決而行者蓋不得已也予於鎮人亦然伏念俟其悛革詎止旬時七月招撫

十月招討前命相臣招懷撫諭矜其誑誤示以生門期幾三月矣於盡脫網羅豈欲驅之陷穿而豺狼當道荆棘牽衣雖

欲歸之於仁厥路無由而至况王師壓境義勇爭先朕
每抑其鋒鏖未忍覆其巢穴是猶愛稂莠而傷稼穡養
癰疽以潰肌膚獨懷兒女之仁慮失祖宗之典今上台
居鎮筭畫無遺操晉陽之利兵驅屈產之良馬舉河東
義成之衆合滄景澤潞之師當元翼授命之初時牛元翼初爲
成德節度乘田布雪寃之忿時起復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以討廷湊舉毛拾芥
其易可知兼用恩威尚存招致宜令河東節度使裴度
充鎮州四面招討使於戲以一城之卒敵天下之師徇
猖蹶之徒抗君父之命吾哀爾輩死實無名苟能自新
亦冀容汝主者施行

授劉總守司徒兼侍中天平軍節度使制

門下百谷所以朝巨海海不疑其貳於我也五嶽所以
鎮厚地地不畏其軋於已也故山澤之氣上騰天應之
則爲雲爲雨台輔之精下降君得之則稱帝稱皇是以
採羣疑者終不能成大功推至信者必有以來大順况
朕志先定臣誠素通偃七十年之干戈垂千萬代之竹
帛非我獨斷安能遽行某官某生知禮樂神授機符移
孝資忠本仁祖義學弄之始畫地而壁壘勢成言兵之
時聚米而山川形具象賢秉哲脫俗遺榮慕清淨以爲
宗會富貴之來逼自君劇鎮亟立殊勳屢敗承宗兵威定兩

藩成德昭義化行八郡盧龍諸州日者除凶淮甸平齊蔡易帥常山

以弘正張吾犄角之雄賴爾股肱之力加以深衷早達

密款屢聞總自憲宗十三年已上疏願奉朝請求奉浮圖之真願棄全燕

之重誠嘉素尚難遂過中縱妻子之可捐豈君父之能

捨朕惟鄒魯之地鄆實居多俗尚師儒人推朴厚施之

美化豈無眾善之因革其非心寧失大雄之旨是用正

名台座重委藩方爾其張我四維敷我五教握龍節以

率下露蟬冕以行春宜體夔龍之令圖勿徇巢田之獨

行可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鄆州諸軍事守鄆州刺史

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封

如故主者施行

許劉總出家制

門下朕聞西方有金仙子自著書云昔我於無量劫中

拾國城妻子以求法要朕嘗聞其語未見其人安知股

肱之間目驗茲事脫身羈網誠樂所從捨我縶維能無

永歎遂其高尚良用憮然具官劉總五嶽孕靈三台降

瑞位兼將相代襲勳庸視軒冕若浮雲棄妻孥猶脫屣

屢陳章表懇願捨家勉喻再三終然不奪朕又移之重

鎮天平寵以上公莫顧中入之情遂超開士之跡於戲

張良却粒尚想高縱范蠡登舟空瞻遺象功留鼎鬲誓

元集 卷四十一 五

著山河長存魚水之歡勿忘香人之願宜賜法號大覺
仍賜僧臘五十夏主者施行

加烏重胤檢校司徒制

門下古之命將莫不登諸齋壇告於郊廟分其闡限推
其車轂非所以寵異崇大而姑息之蓋先王之懋典授
之專柄然後遷延者必罪遷懦者必懲式所以使恩威
並流而人人無辭於賞罰也橫海軍節度滄德棣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滄州
諸軍事兼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邠國公食邑三
千戶烏重胤嘗以懷汝之師南伐叛蔡帝伐淮西重胤以河陽節度使

討賊帝嘗汝州隸其軍大小百戰三年賊平

博大持重不要奇勝不用鈇鉞

不嚴刁斗舉必示信戰必尅期寇讐知其仁士卒懷其

惠梟獍就執第其勲庸雖坐樹不言而圖功甚大先皇

帝分命水土換其旌旄俾廉於滄以長橫海幽鎮既亂

人心或搖師衆無譁而湯池自固者重胤蓋有之矣而

又明於斥候善揣敵情動靜以聞

建言河朔屢拒朝命者以刺史失懷鎮將

大重云茲實賴汝是用升其秩序以大威聲進位上公式

光戎律此所以慰薦爾之忠力也爾其勉之於戲甘之

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朕奉祖宗而守社稷

也其能私賞罰於天下乎賞既不俟於成功罰固難期

於後効矣若驚之寵無忘戒之可檢校司徒侯前
海軍節度使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三

制誥

授李愿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

門下昔者魯侯伯禽徒以周公之故遂荒大東重耳以
定傾之勞子孫不絕於晉昔我太師西平王李在德宗

時能復京邑

興元元年平朱泚

書於鼎彝

帝紀其功自為碑文命太子書之後又圖

象于凌州閣

每懷宮廟之安實念山河之永而又繼其英哲

克生令人惟弟惟兄莫非頗牧

晨有十五子聞者愿憲憲聽云

尚想德

施於十代何吝恩積於一門鳳翔節度使李愿生長綺
紈之中而素風自得蘊鬱驍雄之氣而性與温恭怡怡

於季孟之間翼翼於班行之內始為晉帥元和初領夏綏銀宥節度

使遂著能名蹄角齒毛之良一無取於夷落而不貪之

寶大布朔陞按本傳愿為夏帥時失名馬後人歸失馬并獻良馬贖罪愿還失馬而縱其良亦其

一洎領徐方為武寧節度會征淮右時適征蔡隣寇陰狡將助鴟

張來犯東郊冀延晷刻李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愿遣王智興擊破之爾乃提

持戈戟淬礪卒徒一戰而蜂蠱盡殲不時而梟鏡就戮

聿來岐下屬翔號令益明繕完甲兵為我保障朕以浚郊

今開封符離縣即古浚儀也重地尤藉長材俾為司空以表東夏持

我邦憲用清爾人夫四海九州非不廣也然而靈武魏

博至於六梁斷長補短方數千里皆爾伯仲又何加焉

時劉為節度魏博聽節度於戲睢陽在爾之東張巡效忠靈武而愿復為宣武帥

之誠尚在夷門在爾之境侯羸報恩之跡猶存又安知

憧憧往來之徒不有以仁義匡於爾者勉服休命其戒

之可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散官勳如

故

授劉悟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制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士

因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故以悟為節度使

門下朕聞將星明則英豪用靈旗指則氛祲銷勁草可

以受疾風盤根然後見利器苟非處劇何以用長況幽

并少年燕趙奇士居常以紫駟自聘八意則白刃相讐

將領司難是先才傑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澤
潞磁邢洛等州觀察制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
右僕射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
郡王食邑三百戶劉悟天與忠誠人推敬讓蘊孟賁之
勇不以力聞避廉頗之強使之心伏是以居危邦以智
免臨大節以功高嘗見委於先朝屢作藩於右地朕以
遼陽巨鎮自我康寧姑欲撫之以仁然後示之以禮初劉
總以弘靖寬簡而守臣嬰疾弘靖莊默自幕吏擅權判
得承故舉自代而守臣嬰疾弘靖莊默自幕吏擅權判
韋雍輩嗜酒豪恣損刻糧撓政行私虧恩剥下過為筆
賜詔責將士軍中怨怒楚妄作威稜不均饗士之羊徒養乘軒之鶴致茲擾變

職此之出不有將才孰懲兒戲敷求朕志深謂汝諧是
用拔竒式冀宣力帖以亞相寵之上公俾光十乘之行
以壯三軍之氣可檢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御
史大夫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
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盧龍等使散官勳封如故

劉悟可依前昭義軍節度使制悟本昭義節度

假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廷湊

門下昔潢池驟變則龔遂亟行河內去思而寇恂來復
所以順人情而急時病也况雞澤衡漳附于上黨控帶
河洛扼東燕趙其土堵其人勁養理訓習尤所重難而

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劉悟臨是邦其政方
睦甲兵完利師徒具嚴刑當罪而人不寃賞當功而財
不費軍政威而非虐吏道察而不苛州里行信讓之風
鄉曲除武斷之患方將久次以惠斯人而難起幽陵救
深焚溺輟於旣理與彼惟新乘軒纜及於邢郊妖孽忽
生於冀分空沉台座未辯魁渠子懷震驚物聽傾駭校
其遠適當有後先遂駐腹心之雄以供臂指之用復還
龍節再息棠陰勉受新恩無移舊貫可依前檢校司空
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昭義軍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澤潞磁邢洛等州觀察使勳封如故

加陳楚檢校左僕射制

門卜昔楚師多寒楚子巡而撫之士皆如挾纊明號令
之可以動人也由是天以雷震蘇蟄氣兵以鼓鼙作戰
力高官重秩其爲號令也不亦多乎我無愛焉加以戎
師亦所以作萬夫之氣增一鼓之雄也義成軍節度使
檢校工部尚書陳楚茂昭之甥酷似其舅總齊義武於
今六年以兩郡易定之賦輿備三軍之供費民不勞耗而
兵能繕完政有經矣今遼陽冀分紛亂交虐楚實間居
於此其勤可知自非國之干城總之利器安能爲我堡
障芟夷寇讐欲將激其壯心夫何恪於好爵加之左揆

以盛中權苟有庸功豈無後命於戲書云功懋懋賞言其當也傳曰捨爵策勲言其速也今則寇未平而進律誠方獻而先恩吾於將臣可謂無所負也苟不自効其如法何可檢校左僕射使持節定州諸軍事兼定州刺史充義武軍節度使散官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加馬總檢校刑部尚書仍前天平軍節度使制門下吏久其職人安其業此前代所以稱理古也況奪三軍慈愛之師換百姓仁惠之長有迎新送故之困朝令改之煩自非有為而為曷若且仍其舊前天平軍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馬總始以檄奏翩翩早從軍府

儒學之外

總故明于儒術

自此知兵踐歷他官所至皆理處馭

南海仁聲甚遠

元和中和為安南都護夷獠安之

還珠之祥前事復出先

皇帝以淮夷未殄命相出征總雖元僚亦佐參畫

總以刑部

侍郎兼御史大夫為宣慰副使

大熟既剪台衡復歸

度復入知政事

遂以丞相

度旌旗授之於總

為彰義留後

總果善於其職蔡人宜之會

鄆寇底平復換麾棨

由淮西徙天平

丕變汗俗大蘇惇嫫不時

成功周月報政朕飽其聲績渴見儀形如聞就路之初

頗有擁轅之戀

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徙總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

附賴總復詔還鎮

由是罷徵黃霸復借寇恂誠阻急賢之心姑

務從人之欲仍加憲部以壯戎藩勉服新恩用彰前効

可檢校刑部尚書餘如故

起復田布魏博節度等使制

門下經曰父母之讐不同天雖及匹夫而猶寢苦枕干以期必報是以子胥不徇伍奢之死卒能發旣葬之墓鞭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垂名萬古而況於身登將壇父死人手家讐國耻併在一門當懷嘗膽之心豈埃絕漿之禮金革無避其在茲乎前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節度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田布咨爾先臣惟國元老首自河朔來朝帝庭而又東取青齊北討深趙提挈義旅勤勞王家冒白刃而不疑推赤心而自信屬冀

方求計余所重難輟自大名付茲巨鎮而中台暗拆上將妖侵蝨賊潛寘於腹心豺狼勃興於肘腋人神情痛朝野驚嗟深軫予懷誓擒彼惡以爾布詩書並習忠孝兩全嘗用魏師克征淮孽素行恩信共著勲庸豈無奮激之徒爲報寇讐之黨且魏之諸將由爾父之崇高魏之三軍蒙爾父之仁愛昔旣同其美利今豈忘其深冤爾其淬礪勇夫敬恭義士一飯之飽必同於卒伍一毫之費必用其干矛非筭畫勿萌於心非軍旅勿宣於口居則席藁寒則抱冰以喪禮處之若衷心感著必有爲橫身刎頸感智捐軀下報營魂旁清魂類於戲至誠可

託稔惡難逃矧彼凶狂去將安往墨結以居體玄燾在前
題鼓執金無忘哀敬可起復寧遠將軍守右金吾衛大
將軍員外同正員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
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勲賜如
故主者施行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三

